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

第三十三回 熬刑具酷吏存惡念 探監獄義僕報凶音

話說楊乃武在餘杭縣被小白菜攀供作奸夫，當堂被知縣劉錫彤行文到學府，將乃武科舉革掉。本來清朝的學府老師很是昏庸，革去衣衿，只須縣中行文到來，立即除命，並不問明事由，是非冤屈。因此楊乃武一剎那間，已將千辛萬苦得來的科舉，被劉錫彤斷送個乾淨，只得跪下。錫彤知道尚是小白菜在堂上，難免不改口供，便命差人把一干人犯，都帶了下去，只留乃武一人。差人應命。將小白菜等眾人都帶了下來，錫彤即指著驚堂木喝道：「楊乃武，快把謀死小大的實情，從速招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乃武這時咬定牙關，暗想只須我不說什麼，拼著挨刑，看你如何辦法，即厲聲答道：「沒有什麼招呼。」錫彤喝道：「不上刑具，諒你也不肯招出。」即喝命差人把乃武推翻，打了三十大板，可憐乃武那裡受過這般苦痛，只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飛橫，橫在地上，爬不起來。錫彤喝道：「快把毒死葛小大的情由，從實招出，倘再刁賴，莫怪本縣要動大刑咧。」乃武忍著疼痛，呻吟著道：「這事影蹤全無。叫我招出些什麼來呢？」錫彤也知道乃武決不肯即時認在身上，自取死罪，非將他屈打成招不可，即吩咐將大刑伺候。頓時堂下噲噲一聲，擲上一付三木夾棍，錫彤喝道：「楊乃武，招也不招？」兩旁差人，早受了錫彤銀子，便也和著叫道：「楊乃武，快些招吧，免得受這些零碎苦處。」乃武這時已橫定了心，索性不言不語。錫彤見了，把驚堂木連連拍得怪響，將朱簽擲了一把下來，喝道：「快將這廝夾將起來，看他招也不招？」兩旁差人頓走將上來，把乃武靴襪扯去，雙足套在夾棍之中，只一收，只痛得乃武兩目昏花，眼前金星亂迸，大叫一聲，已昏了過去。錫彤一見，忙吩咐鬆去夾棍，便有一個差人，把水將乃武噴醒。乃武已是面如金紙，氣息昏昏。春芳一見，知道不能再行用刑，怕乃武死了，與本官不便，忙以目止住錫彤。錫彤會意，即命差人把乃武先行收監，自己退堂。這一來，已鬧得劉錫彤煙癮大發，忙橫在榻上。林氏早過來替錫彤燒煙，錫彤一面吸煙，一面暗想：乃武這般熬刑，不肯招認，如何是好？忙命人去請了師爺到來商議。不一刻，何春芳到來，林氏先向春芳笑道：「師爺好計，辛苦了，快躺一回吧。」春芳即同錫彤對面橫下，錫彤皺著眉頭道：「師爺，瞧不出楊乃武這般的一個書生，竟耐得起如此大刑，不肯招認，如何是好呢？」春芳笑道：「東翁，楊乃武如何能就招呢，一招便是個死罪咧。非得三敲六問，使他耐不住刑具的苦處，方能屈打成招。如今就要他招，可不成功呀。」錫彤道：「師爺，你想個辦法，什麼刑具他才挨不住了，又不傷他性命才好。」春芳閉著雙眼，思想了一回，笑道：「東翁，楊乃武也不怕他不招，可是小白菜那裡，可又得請太太去一趟咧。方才我瞧她有些口軟，別良心發現，說出了根由，那可糟了。」錫彤猛的驚悟，點頭道：「對咧，不是師爺說起，我險些兒忘了。」林氏聽得，即笑道：「為了好兒子的事情，也說不得了。」即帶了個丫環去了。春芳又同錫彤商議了一回，準備怎樣用刑，逼出乃武口供。直到林氏自監內回來，說是小白菜已答應不再翻供，十分信任自己的哄騙，春芳、錫彤等方才安心。錫彤又請春芳在裡面飲酒，都飲得醉意薰地，方回房安歇。

卻說乃武押到監中，兩足已不能行走，躺在囚床上不住的呻吟，心中暗想：小白菜怎地咬定了自己，內中定有緣由，那裡想得到奸夫即是錫彤的兒子和，乃武本是個好刀筆，時于監內一切，豈有不知道之理，知道要些使用，方不致在監中受苦，幸虧出來之時，身旁尚帶有二十餘塊錢，即留了十元，其餘都用在監內。牢卒見了，頓時眉開目笑，立時換了副面目。乃武又想到自己家中，聽的自己得中，不知如何快活，再不知道自己已被人攀害，受刑下監，家中又沒知道，如何是好？正是為難，欲設法命人去通一個情給自己寓所內的僕人王廷南。原來這王廷南是乃武家中的老人家，雖不常在乃武家中，已是在倉前另立門戶。逢到乃武有事，仍相隨侍奉乃武。這次赴試，乃武本獨自一人到杭州去，後來廷南知道，即追蹤到杭州，隨著乃武。到了餘杭，王廷南也在那裡。乃武便欲通信給王廷南，使他報給家中葉氏、詹氏知道。一則在監中有事，也便當些。二則還可設法在他們到別處去求救。正在呆想，耳畔聽得有人嗚咽著道：「二少爺，這是從那裡說起？為何遭了這飛來橫禍呢？」接著又嗚咽不止。乃武睜眼一看，卻正是王廷南。只因廷南自乃武到衙中赴宴，覺的寂寞，便橫著靜候。到了晚上，尚不見回來，心中越發的悶得慌了，即踱上街去散步，忽地聽得有人談說，楊乃武遭了人命官司，已禁在監中。心中嚇得一跳，忙忙奔到衙前打探，果然聽得乃武犯了人命重案，被劉知縣下在監內。只嚇得廷南熱淚雙流，暗想究竟是否真的，不如到監中去探看一番，便知道真假。王廷南平日隨了乃武，對於衙門知識，也很知道，忙回去取了錢，奔到監門一問，果是乃武已在監內。即化了些使用，到監內來瞧乃武。乃武見是廷南，也悲泣不止，即把事情說了一遍，命廷南速即回倉前，報給奶奶、大娘娘知過，快去快去。廷南聽得，知道不能遲緩，忙一面嗚咽道：「二少爺放心，我就回去報信，二少爺自己保重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二少爺又沒幹這般傷天害理的事情，將來自有水落石出超雪的一天。」一面把身旁帶的幾十塊錢交給乃武，作為監內使用，方匆匆的去了。乃武卻因了棒瘡疼痛不住的呻吟，知道一時要出監，是不容易，只得耐下性兒在監中守候。

卻說王廷南奉了乃武之命，匆匆回轉倉前，這時乃武的姊姊葉氏、妻子詹氏那裡知道乃武遭了冤枉官司，只知道乃武在省垣三場得意，中了一百零四名舉人，都是歡天喜地。只待乃武回來，同他賀禧，祝告天地祖先。那一天晚上，葉氏、詹氏都覺得有些心神不安，坐立不停。葉氏覺得奇怪，便向詹氏道：「妹妹，怎地我今天覺得肉飛肉跳，不要有什麼禍事臨門不成？」詹氏道：「姊姊，我也覺得心神不定。只是二少爺中了舉人，乃是喜事，有什麼禍事呢，不要這兩天因紀念了他，所以有些心神不定哩。」這般一說，葉氏即不以為意了。停了一回，見天色已是不早，便一同吃了晚飯，回房安睡。詹氏自乃武赴試之後，雖有一個兒子相伴，年紀尚輕，一個人覺得寂寞冷靜，即拖了葉氏同床安歇，可以免去驚懼寂寞。這晚二人睡在床上，都是翻來覆去，睡不安穩。葉氏便道：「今天怎地都睡不著呢？倒不如說一會閑話，免得心焦。」即同詹氏閑話了一回，不覺說到了小白菜的案件。詹氏即把乃武同小白菜的一番事情，向葉氏說了，虧得聽了自己與小白菜斷絕往還，不然，這一回的事情，豈不是要牽涉下去了。葉氏聽得，暗晴點頭，也笑著道：「正是，虧得賢妹早已把二弟勸得斷絕，不然，真的大不方便哩。」

正在閑談，忽地聽得外面有人打門，敲得一片怪響，把二人嚇了一跳。詹氏的兒子，即起身喝問：「誰呀？」只所得門外連喘帶促的答道：「我吶，快開門呀！」葉氏聽出是王廷南口音，暗想廷南隨著乃武在餘杭，如何昏夜回來，聽他的口聲，又是慌迫非凡，不要乃武有了什麼變故？心內早怦怦亂跳，詹氏越發嚇得手足亂抖，還是葉氏鎮定，忙命兒子去開了大門，只見廷南忙忙的奔到裡面，也不管葉氏等已睡在床上，一腳踏進房門，只叫了聲「少奶、大娘娘事情糟咧！」便喘做一團。葉氏、詹氏雖知道定是乃武有了什麼變故，卻猜不透是因了小白菜的事情。葉氏的兒子已關門進來，見眾人都慌做一團，也不知是什麼事情，忙問道：「廷南，什麼事情呀？」廷南俟定了一定氣喘，方把乃武在餘杭縣的事情細細的說了一遍。葉氏、詹氏聽得，早都哭一個氣噎聲竭，葉氏的兒子、王廷南也嗚咽不止。好半晌，廷南方道：「二少爺命我來報給少奶同大娘娘知道，快些前去，一同想法咧。」葉氏便定了定心道：「廷南，為今二少爺在監怎樣呢，可曾屈打成招了嗎？」廷南道：「二少爺自被小白菜攀供之後，審過一堂尚未招認。只是聽得二少爺說，劉知縣同二少爺有些私冤，怕要公報私仇，在餘杭縣恐不能昭雪的了，因此請少奶大娘娘快去，可以另想別法。」葉氏詹氏聽了，齊齊的道：「明天我們就去。」葉氏雖是心亂如麻，比了詹氏，略稍稍有些主見，即一面吩咐廷南，外面去休息。一面向詹氏道：「妹妹，如今最要緊的是銀子。公門之中，那一處不須要錢，有了錢便到處不受苦處，可是家中除了家用的幾十塊錢之外，一些沒有，如何是好呢？這樣呢，把我們二人有的一些手飾，明天先變一些錢來作急用呢。」詹氏連聲應是。二人便不再睡，忙都起身，各各預備。又把乃武的衣服聚了一些，準備明天帶給乃武，慌亂了一夜，都是以淚洗面。詹氏已哭得雙目紅腫。到了明天早上，詹氏即把幾件手飾，交給廷南，到當舖中去當了些錢。可憐乃武家中，本不富裕，這般一來，連詹氏、葉氏的幾件金銀飾物，也都斷送掉了。不一時，廷南回來，卻只當得五十多塊錢，連家中所有的，不足百元。詹氏帶了，忙命廷南去喚了一只小船，同葉氏匆匆下船望餘杭縣去，臨行之時，葉氏吩咐兒子，好看守門戶，自己晚上便得回來。這也是詹氏商議好的，家

中也不能無人照顧。廷南須帶到餘杭，葉氏只可朝去夜回。好得倉前離餘杭不遠，葉氏的兒子答應之後，自回進去。詹氏、葉氏、廷南三人，心急如的，恨不得一步跨到餘杭，同乃武相見。

一路上倒也平安。到了餘杭，即由廷南引了二人，到乃武寓所之內，詹氏忙命廷南先到衙前去打探，今天可曾升堂審問？不一刻，廷南回來，說是今天尚未升堂。二人聽得，即帶了東西，同廷南一齊到監中來見乃武。誰知到了監中，守監的監卒早受了劉錫彤吩咐，無論是誰，不許進監探望乃武，又得了好處，因此詹氏等三人到了監門，竟被監卒拒絕進去，急得詹氏一面哭泣，一面跪著哀求，放自己進去一見。還是葉氏有些主見，即取出了二十塊錢給了守監監卒，悄悄哀求道：「我們便進去見乃武一面，即便出來，決不連累。」監卒方點了點頭，放三人進去。監卒又在一旁監視，詹氏、葉氏見了乃武，只剩下嗚咽的份兒，那裡還說得出半句言語。還是乃武忍著疼痛，向詹氏道：「賢妻，你且別悲傷。這一回的事情，也是命中注定。這位劉知縣，竟以奸出婦人口，陷害于我，我想這裡不過是個知縣衙門，也作不得主，將來到了別地，諒來也不致如此糊塗，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現在這裡，我也知道已布下了天羅地網，你們今天進來很不容易，以後或者便不能進來，也未可知。你們也不必多來，今天便可回去，可命廷南在此，隨時聽著信息，可以替我伸冤。孩兒年紀尚輕，要好好當心。」說著，也流淚不止。詹氏已是哭不成聲。乃武又向葉氏道：「姊姊，你比了弟媳能幹得多，諸事要請你照應。就是我萬一冤沉海底，家中各事，都得仰仗姊姊了。」葉氏含淚嗚咽道：「二弟，你放心好哩。倘是這裡同二弟做定了對頭，你姊姊總得給你伸冤，便是進京呼冤，也說不得了。這裡我們不能多來，你也知道，家中的事，都有你姊姊在此，可以放心。」說著，一面試淚，一面命詹氏將帶來的錢，交給乃武，作為監中使用。又把衣服也放在監內。正待細問乃武的原因，因何小白菜一口咬定，卻見監卒急忙忙的走來，向眾人道：「快些走吧，四老爺來咧。」乃武知道詹氏等多留不便，即揮手道：「你們去吧，記好了把廷南留在這裡，可以隨時探聽音信，等我解進了省，審過之後，倘是仍不能明白，你們再作別個計較，到別個衙內去伸訴，如今卻還說不定咧！」三人聽了，不住的哭泣，禁不住禁卒再三催促，只得硬著心腸，同乃武告辭，回轉了寓所。葉氏同詹氏二人，一同商議之後，覺得留在餘杭也沒有什麼意思，不如聽了乃武回去，只留廷南在這裡聽信。好得知縣衙門，這些大事，不能作主，劉知縣盡是作對還不要緊，將來解省之後，聽是如何結果，再設法到那裡去訴冤好咧。定想主義，即把廷南留在餘杭，詹氏、葉氏仍回家中。可是心中終不放心，也是無可奈何，只得靜候廷南音息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